

近日从好友在朋友圈中发的微信得知张用博先生过世的消息,一时不敢相信,连忙去电询问,方才确认张先生在前个月已驾鹤西去,心中顿时怅然若失。

翻出老相册,与张先生合影的照片已微微泛黄,模糊了记忆。那是十年前?还是十五年前?只记得那时候世博会的主会场还尽是脚手架,而去张先生家拜访时经过的南浦大桥引桥下的路,绕来绕去总让我迷失方向……

张用博先生字尚犀,1933年生,江苏沐阳人,出身中医世家,故以医生为职,受乃父影响业余唯喜金石书画。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因为来楚生先生检查身体、治疗病患而熟稔(后还为来翁主刀开去病灶),进而随来翁习书学画,一直未曾间断。虽用博以师事之,但来翁从不以门生对待。

张用博先生对来楚生先生篆刻和肖形印的研习颇为深刻,他将传统的以四灵、生肖为主的动物肖形印,发展到了刻花鸟、人物、山水等各类题材,并独创性地在印章上“四艺合璧”,即一方印章除印文外,尚有诗词、书法、绘画,在印章的不同边款面上凿刻书与画,自作古体诗,根据诗意作画,将诗与画分别刻在边款上墨拓,最终由印文点题,这样使观者得到看画、观书、

艺海一杓

◆ 蔡梓源

读诗、赏印等多层次的艺术享受。

我因喜欢来楚生先生的书画而有缘与张用博先生相识。用博先生对晚辈后生如我关照有加,当初先生见我喜好其治印,相谈甚得,于是慷慨取出收入在其早年出版的《张用博书法篆刻作品集》中的二三十枚自治印章,和我共同挑选出了十枚精品相赠——算是属于精品中的精品了。我喜不自胜,将印章带回家后即请人制盒精装成一组,并一一制印蜕成一小册,可以不时把玩。此后我拟请用博先生为印盒题签条,先生却鼓励我自己题写——虽然写了若干后挑了条还算满意的,但毕竟心中惶惶,至今不敢贴上去贻笑大方。这十印中有两方章印文分别为“抱得琴来不用弹”(见图)、“池塘春草梦中生”,一朱一白,印文古拙质朴、诗文雅致清灵,可谓相得益彰,于是便成为我最常用的两枚闲章。

记得与张先生聊天中,他提到当年执意拜入师门时,来楚生先生曾说:“学这东西(书画),是不会有出息,好在你有医生为职业,白相相吧。”没料到,张用博先生后来全身心投入到书法、篆刻中,由

爱好起而苦心钻研,“白相相”反倒成了正职。篆刻之外,张用博先生研习来翁书法,历三十年未有稍懈。他提到“当时写来老师的字的不只我一个,但1985年前后,就没有人再写了,因为太难写了。不少人说,写来老师的字不划算,写别人的字早就可以卖钱了……这让人想起‘难能可贵’四个字。可贵的东西一定有难度,易如反掌的话,能谈得上艺术吗?”这也许就是张先生用“艺海一杓”明其心志的源初,艺海无涯,先生只取其一杓,精益求精,终成为承来翁书法第一人。

用博先生谨遵乃师教诲,一生



低调,不追求名利,唯杜门习字、洁身自好、修身养性而已,不事宣传炒作。先生直到八十高龄方才举行第一次的个展——2012年9月末在上海图书馆举办“张用博从艺五十周年个人书法篆刻展”。而我此时正在外地拍卖来不及赶回参加,等我回到上海,展览已经结束,但回到家却发现用博先生亲笔签名的新著《尚犀书刻》已寄到,正静静地方在书桌上……该如何形容我激动并惭愧的心情呢?这几年忙于自己事业,奔波各地拍卖会场,却不知不觉间许久没去拜访张先生,先生却完全放在心上,仍待之如平日。此可云君子之交,全然是因为先生的君子之心啊。

之后与用博先生通过几次电话,听到先生身体轻健,心里大感安慰。但正因如此,我以为是朝既久,拜访先生之事便又一拖再拖,却没想到当日一别竟成永诀,悔之莫及。开年以来,邵洛羊先生、贺友直先生、张用博先生相继过世,海上艺坛前辈名家一时如秋叶凋零,令人唏嘘追忆。

无锡国专教科书

◆ 蔡一宁



在整理先父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批他年轻时就读无锡国专的教科书,其中有校长唐文治的《国文经纬贯通大义》(上下册)、吕思勉的《中国通史》(上下册)、王遽常的《诸子学派要论》、蒋伯潜的《文体论纂要》《文心雕龙》《详注通用尺牍》等。虽然它们纸质泛黄发脆,但保存完好,打开书页,依然仿佛能从字里行间体味到前辈们研读国学、教书育人的情景。

无锡国专是我国二十世纪上半叶培养国学精英的摇篮。它原名无锡国学专修馆,创建于1920年,1928年改名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1929年定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49年4月,无锡解放,经苏南行政公署批准改名中国文学院,1950年秋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1952年,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和东吴大学、江南大学数理学院合并,在东吴大学旧址建立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更名为苏州大学。唐文治曾为校长。

先父就读的是无锡国专沪校,设立于1939年,1941年正式复校授课。校舍暂借上海康脑脱路(今

康定路)的通州中学,后移至北京西路的嵇山中学。该校1950年并入锡校。唐校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把沪校办得有声有色。当时沪校名师荟萃,各展所长,学风纯正,学以致用。国专办学的十六字理念:“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咏,切己体察”,得到了很好的体

现。王遽常、王绍唐、郝立权、钱钟联、夏承焘、张世禄、陆修修、周予同、周谷城、蒋伯潜、朱东润、吕思勉、朱大可、魏建猷、金德建、唐尧夫、郭绍虞、胡曲园、许国璋、方诗铭等国学专家、教授学者纷纷登台讲学;学生则如饥似渴,务求求真,学校没有图书馆,学生就到上海图

书馆等借阅。学生组织国风诗社、史学研究会等学术组织,谈诗论史,撰文出版。同时,师生们关心国是,在民族危机和国家危难之际,勇敢地走出书斋,投入各种抗日和反独裁统治的斗争。国专沪校建校十数年,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植出了许多优秀人才和社会栋梁。据杨廷福、陈左高教授的《无锡国专杂记》一文记载,马茂元、周振甫、鲍正鹄、冯其庸、汤志钧、徐兴业、陈祥耀、朱星、江辛眉、陆以鸿、翁闾运、周坚白、周慧珏、唐尧夫、沈衡仲、张搢之、何以聪、姜烈、许威汉等众多后起之秀,术有专攻,声誉卓著,为母校赢得了无数荣耀。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更名后的苏州大学在报刊上刊登收集校史资料的启事,父亲当时就捐赠了一批珍贵的史料。“人生唯有廉节重,世界须凭骨气撑”,这是唐校长在交大上海学校时用勉励学生遵道经世、治学致用的一副对联。我想,这不正是唐校长和老一辈国学大家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风亮节的真实写照吗?

清三代紫砂宫廷器的审美(上)

◆ 范 范

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彩釉、泥绘、贴花、模印、堆雕等大量装饰手法;二是自然仿生文玩到达顶峰。光彩夺目地表达,并无壶艺家个人风格的凸显。

一、阳刚、壮美的康熙时代
在康熙看来,奢华的帝服、灿烂的珠宝、雕龙描凤的家具代表的都是新皇朝的气象。

平三藩收台湾征蒙古,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皇帝要的东西自然都是高调的。所以,康熙时代的陶瓷,不管是官窑还是民窑,古拙得都很有新意、色彩也大胆出位。在他的鼓励下,工艺技术突飞猛进,创新不断。为了真正达到“前无古人”,他尝试着用在铜胎上的

西洋珐琅彩移植到紫砂泥壶上。当然,我们说,起点未必是“幼稚”,重点也未必是“极致”。艺术因为包容性和多元化才能走到今天。而作为民间工艺的紫砂器,正因为材质独特的可塑性和多种工艺地融合,才可能有千姿百态地呈现。

新朝建立,百废待兴,展现精湛的工艺当然是王道。这种对财富和权力的极度赞美,使得整个国家都有了健康向上发展的动力。

二、雍正重新捡回清新、静雅的审美情趣。

雍正时代的紫砂器,则相对要比康熙时代柔和、朴素,更具内涵一些,器型的线条也没有康熙那么硬朗。雍正自称为佛门弟子中的“大掌门”,修身养性、务实低调,他

调理陶瓷上的色彩,也和他调理财政上的赤字一样高明。

据说这位“四爷”喜欢仿造前朝的各种名瓷,偏爱宋代单色釉和永宣青花。也正因为他对陶瓷艺术语言的精准探索,使得粉彩紫砂壶也精巧逼真、楚楚有致,据说他挑选的画工、制釉多为来自瓷区的能工巧匠,纹饰与官瓷釉彩相类。

并且,他还重新吸收和丰富了明末文人壶裸胎的审美情趣,把堆雕和泥绘工艺运用在紫砂壶上,什么壶型配什么泥料、什么书法配什么图案……反复琢磨、仔细推敲。

紫砂与雍正,如千里马逢伯乐,我们终于在官窑里看到了“素面素心”的砂壶,似乎还沾染着江南的水雾,像万花丛中挂着明艳露珠的花朵。



豫园举办著名画家舒伯展逝世一周年的追思会,很有意义,但我因为健康原因,无法参加,非常遗憾。

舒伯展先生是我最为尊敬的艺术家之一,这种尊敬不只是局限于他的艺术,还在于他的人格魅力。我和他之间,尽管有着年龄上的差距,但却没有沟通上的隔阂,他戏称我为“小朋友”,而我则称他为“大师”。这个“大师”并不是现在社会上俗称的大师,这个称呼其实是代表了我对于他人为人的赞美,他是“人生的大师”!

早些年有一部纪录片,叫《不平凡的画家》,讲的是舒伯展先生怎样克服身体的残疾而致力于绘画并取得相当成就的励志故事。这些天电视里在放一个系列片,叫《与扎克同行》,讲的是一个残疾人扎克如何在别人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挑战人生的极限。影片传递出的人性光辉深深打动着每一个观者。

和扎克相比,舒伯展先生面对的挑战更大、更难、更实际。人生不是影片,你所遭遇到的坎坷和艰难都不是可以用剪辑和蒙太奇应付过去的。我这两年一直被疾病反复纠缠,这不仅仅是对肉体的侵蚀,更是精神上的折磨。与疾病的抗争不仅需要医疗,更需要自己坚韧的意志和耐心;而舒伯展先生差不多一生都在和疾病抗争,但你看不到他的忧愁和颓唐,看不到他的哀怨和苦闷,你看到的,永远是妙语连珠、自信开朗的舒伯展。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人生态度,影响到他的绘画艺术,他的随意生发的写意作品,情感丰沛、真切感人。

舒伯展先生是一个有情有义气、有才有担当的艺术家,他支撑起了一个家庭,也开辟出自己的一片艺术天地。很多年以前,我有幸和他一起策划张大壮先生的纪念画展,他对老师的感情以及他为人处事的热心肠,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有和他有过接触的朋友都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而且他的乐观和幽默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这使得和他相处成为一件非常愉快的事。

画如其人,每每看到舒伯展先生那笔墨酣畅、意趣横生的作品,总让我有一种和他面对面的感觉,他的幽默、他的豪气以及他特有的自信,这些形成了他特定的艺术气场,这是非常有感染力的气场。

感谢舒伯展先生的夫人,感谢豫园的领导,感谢所有为今天追思会付出辛勤努力的朋友们,让我们有机会为生命中拥有过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朋友而感到温暖。

(本文为作者在追思会上的书面发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不平凡的舒伯展

◆ 陈翔



雍正黑漆描金紫砂壶

说到官窑,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皇家的富丽堂皇、气派威严。

但紫砂器自明始以来,一直吹的都是民窑风,古拙、小巧且简约。偶见“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文人壶,也只局限于野逸文人的小圈子。一直到清三代,当时官窑景德镇的瓷器,在继承和发展前朝制瓷工艺的基础上,有了许多创新、变化和提

高,所以在“题材多样性”的选择下,才有了清三代官窑紫砂器。